



女北京

君婷 ◎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女北京

君婷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0284202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北京 / 君婷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303-11510-5

I. ①女… II. ①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12668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京师心悦读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bjsfpub>

NYUBEIJING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48 mm × 210 mm

印 张: 9.2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策划编辑: 谢雯萍

责任编辑: 谢雯萍

美术编辑: 袁 麟

装帧设计: 红杉林文化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陈 涛

营销编辑: 张雅哲

zhangyz@bnupg.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书影出册人

黄一安 著 胡文友 编

丁酉年秋月 月夜书于上海 月夜书于上海

人世间中最美的风景 是 岁月长流 是 暮年

献给一种女人的挣扎，一座城市的观望

人世间中最美的风景 是 岁月长流 是 暮年

黄一安 著 胡文友 编

《黄一安文集》·《黄一安文集》·《黄一安文集》

黄一安文集·《黄一安文集》·《黄一安文集》

黄一安文集·《黄一安文集》·《黄一安文集》

黄一安文集·《黄一安文集》·《黄一安文集》

黄一安文集·《黄一安文集》·《黄一安文集》

黄一安文集·《黄一安文集》·《黄一安文集》

黄一安文集·《黄一安文集》·《黄一安文集》

黄一安文集·《黄一安文集》·《黄一安文集》

黄一安文集·《黄一安文集》·《黄一安文集》

人物出场顺序

兰迪 艾华谦 乔安 茜

离子烫脑袋(们) 上海籍瘪脸老头儿 快递李国丁

林赛 猴子实习生 某 500 强企业中国老大

光头驻华首席代表 茜的德国男友 妮可

某丈夫(某前夫) 头发一九分的男人 辰 拉布拉多猎犬脸男人

佐伊 便秘女白领 黛比

不太可爱的四岁女童 詹 瑞秋 短脸版休·杰克曼(杰)

周身异味的出租司机 刺猬 Shuni

托比 艾华谦的中国老婆 穿蚊帐婚纱的中国新娘

K-Bar 的呆滞酒保 坡跟鞋女同事

网名“中午吃食堂”老男人 翠西

同楼三线女演员 麦当劳里的 ABC 琛

貌似“昴日星官”的相亲男

美国谢顶高管 森 发型似菩提老祖的中年女同事 温州皮鞋女

牛津毕业的大屁股 民政局中年离婚办事员

目 录

兰 迪

- 输了年龄我什么都没赢 1
- “双手抱头并跷二郎腿”强迫症 7
- 一包“杜蕾斯”的分手 11
- 女实习生 17
- 英文再差也要写封英文告别信 23
- 该为自己买个真正的包 27
- 不能安慰的盖茨比 29
- 森 34

妮 可

- 终于变成自己讨厌的女人 39
- 叔叔给你买 43
- 有一天身边躺的不是丈夫你也不会惊讶 51
- 发不出“利兹卡尔顿” 58

爸爸的秋千 61

一辈子别让我知道你老婆的样子 64

佐 伊

“我已经停止在乎” 71

一百次的做爱限额 74

六级和专八 84

“我的一部分就永远地死了” 90

请不要对我有所期待 94

黛 比

不提老婆，不摘戒指 99

我根本不需要去卫生间 104

他用美国运通卡付账 107

穿蚊帐质感婚纱的中国新娘 111

“想到你我心里疼” 114

喝多了我要回家 119

平庸是最大的惩罚 124

瑞 秋

第一个梦：无脸男 129

要求是不能“作” 133

第二个梦：happy young lovers 136

好多乐队解散后都上班儿了 146

只想拥有十九岁的你 151

乔 安

再不会让男人把我丢在大街上 155

把胸罩戴在头顶的女孩 161

唯一该灭绝的动物是前女友 166

你是你所有假想敌的脑残粉 169

一个乌烟瘴气却依然可以傲慢无礼的地方 173

林 赛

外貌糟糕，性格骄蛮 177

他甚至不能为我结账一块五的矿泉水 181

顺产大奶牛 192

两个要滚蛋的人 196

三十二岁的淫乱大婶 205

兰迪、翠西、茜、乔安

那些我不再需要的女朋友——(兰迪) 211

你只是个怕摔跟头的女人——(翠西) 220

我们之间什么都不是——(茜) 224

向你伸手的未必想帮你——(乔安) 230

翠 西

前一篇：猫起床的时间 239

长得像昴日星官的相亲男 241

他在穿西装，而不是西装穿他 245

温州皮鞋女和美国高管男 249

开宝马 M6 的女助理 256

到厕所去吐 259

牛津毕业的大屁股和研究生毕业的小女仔 262

你不是一个善良的人 266

你是一切关系的第三者 273

后一篇：三号航站楼 276

作 者

北京女 279

女北京 282

兰 迪

输了年龄我什么都没赢

星期五，5：30 pm。我看着写字楼巨大落地窗外的阴霾天地。

一切都是灰色的，包括我的衣服。一件在优衣库买的棉T恤，79块。老鼠灰的颜色，毫无图案。仿佛自己和这城市的色调已经贴合交融。下身穿的西裤，黄鼠狼的颜色，腰线有点高。看去，有种生养了几个孩子似的臃肿妇女的架势。早晨怎会招呼了这样一身衣服上身，自己都开始嫌弃自己。

在会议日程上敲打“pm”两个小写字母，自己的手关节灵活得不可思议。中文自动联想结果是“破灭”，不请自来地跃然屏上。

同事们好像都静好得很，一张张脸和精神都被面前的电脑显示屏妥帖而完好地吸收了。不知道那里面究竟有什么。每个人都仿佛在争分夺秒地精工细作，看上去又像僵尸一样迟缓无能。

我每天都想到快要到来的三十岁。这个念头，总能击中我好久好久。这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坏消息——你杀不死送信的，也不想向人宣读信的内容，甚或是自己。

似乎在许多年以前，大概我二十四岁那年吧，记不清了，时间就开始以一种和我毫无关系的陌生嘴脸，自顾自地往前碾。庆生、庆新年，庆农历新年、暑期档电影一年年更换，一年年贴秋膘……自己都无动于衷地参与了。然后觉得这一切和自己毫无关联。

讨厌得知自己无可挽回的衰败。年纪轻轻，曾是我作为女人不多的、甚或唯一的优越感。

这三十年里面，我在这个城市里吃了很多不同的饭，馆子似乎也下够了。如果有人约我出去吃饭，我依旧会欣喜一番，但如若没有，我也就那样默默地生活，吃乏善可陈的粮食；这三十年里面，我在这个城市里买了数不清的衣裳。有的很廉价拙劣，有的在付款时略有心跳加速和焦虑，但所有买过的，最后都变成那一柜子的索然。如果遇到为之一振的衣服，我依然会在瞬间像所有其他女人那样，用评审团

专家般的眼光苛刻地审视颜色、款式和质地，但越来越冒出的念头是：不买也可以。

于是，在这个城市所有女人的吃穿享受与欢娱中，我逐渐丧失高潮的能力。

下班，我四肢无力地行走，自知驼着背，但不愿做任何努力抬头挺胸。细细端详地铁里的人，都是陌生奇怪的脸，见到一千张一万张还是感觉置身荒原。想起昨晚，依稀或许是前晚，做了一个梦，梦中无数貌似有脸有貌的人，却一个也不认识。这世界上，除了和自己真正关联的那两三个人，其余的，是人是游魂是外星间谍或只是梦中投影，归根结底，和我又有屁关系呢。

最近，不知怎的，大脑经常会无可救药般浮现人群踩踏事件、毁损漏电的扶梯，或相撞的列车。脑子不能自己地自制惨烈画面，时常让自己有瞬间的惊恐和抵触，但最终也只能泄气地对自己说：如果是今天就是今天吧。原本，自己能安排的事也没有一两件。

地铁并不算挤，基本可以做到较有尊严地站着，也没有讨厌的人肆无忌惮地斜倚在扶手上。身旁的女生打扮得用心良苦，估计是热恋的年纪，非常吃苦地踏着一双高跟裸靴，我几乎可以看到她在暗中活动疼痛的脚趾。前两年，内心深处觉得理应喊她阿姨或大姐的女人，

突然发现，她们其实都很年轻。客观想，她们有的也许是欠缺保养，有的是天生老相，但细看便发现眼神都透着没经验。那是各种经验的缺乏，和各种打击的缺席。我似乎无法不幸灾乐祸地在心里说，好吧，你们也只有五年时间，也就那样。这世上，任凭任何，都斗不过两个五年吧。

而自己，正是身处两个五年之后，这是如此简洁和无情的事实。输了年龄我似乎什么都没赢。该拿什么，让自己心安理得地站立在这个已经远远把自己甩在身后的城市里。为什么总觉得亏心。近两年来，自己也疲于奔命地去补，焦虑难安地去补——认认真真上了瑜伽课，跟一个1989年出生的教练学了游泳，报名了大龄青年组成的读书会……算是力求精神百倍地去充实生活。但面对自己时的亏心，却一直在那儿。

该拿什么，让自己心安理得并心甘情愿地站立在这个已经远远把自己甩在身后的城市里。这城市早已变得像一台巨大的绞肉机。自己百般排斥、万般厌恶，却被血肉模糊地和她绞在一起。一早谈不上什么是自己的节操，自己的志愿了。

公司里年纪相仿的女同事，每一个都孜孜不倦地打扮，但整体效果并不风调雨顺。似乎，女人们在装扮上永远互为模板，东施效颦，连环效应。于是，白天总能在公司走廊里瞥见惊雷闪电。今年，城中

流行的，则是各种长度到达脚面的纱裙和松糕鞋。

尽管自问看不上她们对长纱裙和松糕鞋的幼稚追捧，但每个同龄女生，一开口又都是出乎意料的世故和老练，甚至有点儿狠。她们漫不经心地驾驭着诸如老公、减肥、入托和单位冰箱里人奶保鲜的话题。看着与自己同时代的女人们，如此心安理得并一帆风顺地老去，我觉得深深的孤立。

上周，打开公司的冰箱门，悚然发现自己精心保存的香辣藕片和人奶并排摆着，觉得脑袋嗡的发懵。

今年的新进实习生，茜，毫无悬念的是个二十二岁的女生。嗯，也许还是虚岁。我笃定地告诉自己，她那两条不对称的法令纹，其实比我的还要深些许。

对方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不解风情。每每嗲声嗲气地叫我兰迪姐，并惯常用五岁女童般的眼神注视我，眼巴巴地在中饭时向我撒娇：“兰迪姐……你中午都去哪里吃饭啊……要不要一起嘛。”

撒娇没用。你老姐姐我也还不是中老年人，不要企图利用中老年人的弱点。我恨恨地想，不如叫我兰迪婆好了。于是，还要陪她吃饭，然后被这个脑子好使的姑娘细细地扫听公司的工资和待遇，以及

各种人际关系的侦查与反侦查。

我一边观察着茜对上司的殷勤笑语，以及各种试图融入的个人奋斗举动，不禁怀想自己二十二岁那年。妈的，简直不是一个物种。

二十二岁那年，我屡屡因与成人世界的碰撞，而一身落魄地踉跄独行在三环以里，二环以外。遥想那时的自己，学生气十足，在单位里话少得很。那不是因为腼或是傲，那是纯粹地不好意思和脸皮薄。不好意思报销，不好意思请假，不好意思和可怕的老妇女搭话或打招呼。这都是自己当年做出的事儿。

那一年，自己喜欢在心情低谷时在快客(Quick)便利店购买一种抹茶棒，然后，像抽烟一样将其叼在嘴里，故作沧桑地看下班的车流。那时，城里炫目夸张的高档车，似乎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淤。前天，买完午饭走到公司附近，目击两辆法拉利跑车险些追尾，驾驶和副驾驶的年纪加起来，也许都到不了四十。

那种抹茶棒的味道可真好。那种心情，也仿佛要与整个世界决斗，却毫无畏惧与妥协。年轻的潦倒，即便一无所有，也是充满力量和自傲的。

可现如今，内心的坚持终于和视力一起模糊了起来。生命力不再

旺，肝火肺火却长年很旺。不过是几年前的轻狂岁月，好似变成厕所书籍里的一页笑话，被我自己人生的种种三急中匆匆翻过。

“双手抱头并跷二郎腿”强迫症

我出生在北京，周岁就要三十。住在家里，完全没立起来。而且，就因为没结婚，哪怕西单的大悦城过去都是我和发小玩过家家的地方，自己也依旧被人视作在这座城市“还漂着”。

爸妈都算是老北京，但从小到大，家里条件永远是温饱有余，小康不足。印象中，家里所有的碗和碟子就没有刷干净过，喝水杯子上也都爬满陈年风化的污迹，花色土气的枕巾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更换。回想一番，真是邋里邋遢的三个人。

但作为这个家庭里的孩子，我丝毫不介意，今后也不打算介意。父亲自五十五岁那年就一直有抑郁症，情绪是持续地坏，连时好时坏都没有过。平时他和谁都没话，经常独自坐公共汽车去远郊区，门头沟也好，平谷也好。但只要喝上半钱任何酒，就会变得极为健谈，“百忧解”一直都没有断过。我妈呢，早早便内退了，连我都记不清那是她四十几岁还是五十几岁时发生的事，之后便一直把全部斗志和热情倾注于花鸟鱼虫。但养的鱼相继过世。

在我们这个稳定了三十年、也得过且过了三十年的三口之家，猫已经常驻了十八年。最近，她常常因为衰老而在昏睡中猛然从沙发靠背上跌下来，把全家、包括它自己吓一跳。

我上班的地方是个公关公司，美国的，照理，在业内还不差。而且，名称也在去年被更正成什么公关咨询公司，但其实每天干的还是鸡零狗碎的活动后勤。

老板叫艾华谦，是个来自西雅图的美国中年大叔，有着一半日本血统，但这并不妨碍他保有所有美国大叔都有的“双手抱头并跷二郎腿”强迫症。

搞公关的毕竟是女人扎堆。艾华谦每天被众多长发离子烫脑袋环绕，里面还夹杂几个韩式梨花头，他一定觉得自己英俊并能呼风唤雨吧。

说起来，自己在公司也才待了三年，但似乎却走到了内心的边缘。在这样的公关公司，即便是给你一个客户总监的头衔，干的依旧是满场子递麦克风、查麦克风和收麦克风的活儿。所以，最近半年，自己的职场战略明确演变成了：混着，靠着，耗着，熬着。

倒不是干活眼高手低——扪心自问，我也早已练就加班心如此